回家

■ 余刃

余刃，男，湖南郴州人，现居安康，2005 年开始诗歌创作，作品散见《诗刊》《扬子江》等诗歌年选及民刊选本，曾获第二届在南方诗歌奖、首届汉江·安康诗歌奖。

回家

阳光更加刺眼
草丛匍匐得更低
冬日的白头翁
骑在矮墙上
一声口哨立即飞走

槐树上完美的
椭圆小黄叶
又掉几片
有种干净的炸裂声
来自花生剥壳

猛吸一口烟
闭眼后耳边出现
肉体撕裂后的喊叫
只有阳台的茉莉
还在抽枝

像一个诗人在写战争
额头、脸颊都
出现微微灼痛

阳光

继续把草丛
往下压 1 毫米
会出现更高级的
虚构的痛苦

唯一真实的
是冬日大雪后
蹄印的带领
阴郁全扫

人的带领往往
走向绝境
今年，大雪看起来
还遥遥无期
需要耐心等待

少女与鹊声

风摇晃麦芒
也拂过她略黑的皮肤
这里不是开阔的原野
是一片山中谷地
在天柱山下
她割了一整天麦子
收获无几
她多健康，她
拿麦芒扎自己最敏感的地方
脆弱又傲慢
麦子不停被割倒，堆垛
鹊鸟从一棵不知名的树
飞向另一棵，那上面
的果实微微散出异香

方向

一些人朝一个方向去
另一些人朝另一个方向

多少年来
河流没有改道
但还是出现了变化

一个方向上的人死的差不多了
意味着另一个方向上
差不多也一样

当死人越来越多
死就变轻了
解决了部分人的人生观问题
河流还是变得不多

后来各个方向上的替补
也是这么看待河流
但它远不是最好的样子

我也一样，太麻木了
在我原地不动时
开始有人死在我身边
我开始感觉到
去哪不都一样？
但我再也没有机会
弄清楚一条河流

它最好的样子必定存在
一样是顺势而走
对于人
我没见过人最好的样子

我哭了
我竟然不相信自己
这是属于一个诗人
最好的时刻
愚蠢透顶
但实在干得漂亮

凶狠

我爱在反对的世界流窜
每天都被注视
只有一个正确的自己
反对自己让我受益

我没有赠送过我一面镜子
我却不断给你礼物
这些从石块中迸出的汉字
还带着被打出的血，能被辨识

第一次，石头砸在软肋上
然后接连不断击中额头
我啊，我模糊地听
模糊地看，从未如此深刻

我所有的善意和恶意
再度归来，集中于发麻的右手

动容

天蓝色的锥形尖顶
镰刀般的塔吊

因为这副哑药
化入无边大雾中
顶针无能地指着天空
嚎叫的队伍
在静脉中溃散
他们的走向
与所有静谧的山脉一样

这是无解的
爱在这里像个小丑
永远是别的什么
在捅着泪腺
我毫不动容，这很重要

对答

你看
你要不停地走
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

别浪费才华
别浪费任何一个人
对你的激发

你看
你面对那些至今
还让你摸不着头脑的东西
如此恭敬
你听的大多是垃圾
古典乐也是如此
它不是血液的召唤

是的
我在这里寸步不离
错过别人手中
充满魔力的火药
火药中
飞出金色的雌鸟

是的
我至今也拎不清
一些东西
如马蒂斯的画
我的想法
很难受控于我
我在 28 岁渐渐偃旗息鼓
一听古琴，周围充满宁静

这是我想干倒的世界
这是我想放血的世界

所有路都不是我想走的
没有一盏我想打开的灯

钟楼边上
迷你飞机
俯冲呼啸而过
我出神
听见古老的布帛
在夜空撕裂

我与自己博弈
比与别人更重要
大多数废物
左右了年轻人
有的幸免于此

充气月亮

诗至少不再迷人
空杯却还不错
在新住所里
我走了几个来回

曾经拨开迷雾
刺激过我的
成了抽成
真空的腔体
我与之永诀
独行仍然是最好的

月亮隐入浓云
路灯挨个熄灭
我至少有点怕了

将空杯注满水
摇晃它，一口喝下

过时

过时的
确实，过时了
做不到的
不再逼迫自己

行动是低级的
永远有一朵百合
横在脚下
每一朵百合
匍匐在地
它们的样子
像地盘失守的圣徒

我也跨过
自己的命运
到处风雨飘摇
大厦将倾
没有答案
这也是过时的
雨与百合

青春方阵

余刃的诗已经具有了个人性的特征，强烈、盘问、焦灼，既不自闭也非狂热的时代追逐者。

我喜欢余刃那些关于“家族”和命运感的诗歌，它让我看到了一种自然、简朴却又不能模仿的手艺，而这种手艺的获得来自一种强大的亲情的日常关怀。诗人在强烈的自我盘诘以及与生存的胶着中所呈现的不断否定和寻找的力量，一种对本源性的精神故乡和出生地的寻找的冲动，对生命、生存的困惑与质疑。在工业时代的巨大吹拂中，那在黑暗中倒立的蝙蝠无疑是对诗歌、生命状态的最为恰切的象喻。

正是由此，余刃的诗歌中时时出现一个不断“忏悔”的追问者形象，他的诗更多的时候指向对“罪”与“善”的讯问。

在“80 后”诗人中，我很少能看到像余刃这样的悲悯者、反讽者、追忆者和沉痛者，他的诗歌似乎从一开始就不缺乏面对庞大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存在场景的勇气甚至决绝的脾性，似乎对“时代”和“现实”的清醒认识使得他成了一个过于“成熟”的语言信使和顽健精神的转述者。

余刃的诗歌也并不缺乏我一直赞许的历史想象力的质素，而这在“80”后诗歌中整体上却是缺乏的。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余刃更像是一个孤独的人，站在茫茫的荒草丛中，野兽、虫鸣，远处的工业的烟囱和城市的丛林都在他的精神世界和诗歌场景中得以反复的呈示和更为真实的发现与表述。

在余刃身上，我更为清晰地看到他与诗歌传统的对话和致敬方式，而这种互文最终会使得一个个性的诗人成长起来。 （霍俊明）

艺海观澜

书法家奖励收藏家

李焕龙

慕名来到旬阳市的“中国瀚江书画博物院”，看到那么多的名人字画，参观者十分惊讶：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是从哪儿来的呢？

主人贾绍俭，是陕西省书画鉴定咨询中心首席专家、省民间博物馆协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自幼钟情书画，一生酷爱收藏，善拜名师学艺。20 世纪 60 年代，高中停学后，他奔波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从事书画为主的艺术品收藏。后来，因为信封藏品的数量巨大、系列齐全而荣获“封王”称号。七十年代末，他于西安北大街开办“封王画馆”，因为在收藏界、书画界的美誉度高，赢得了众多书画艺术家的广泛支持，迅速走红省城，享誉西北。

然而，钟爱艺术的贾绍俭，并不是个追名逐利的纯商人，他的从业理念是：真心尊重艺术品，真情尊重艺术家。正因为这样，他与书法家卫俊秀的友好交往，才在业界传为美谈。

卫俊秀是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驰名中外的书法大师，与于右任、王蘧常、林散之并称我国“草书四大家”。业界称其作品“气韵高古，笔势磅礴，或如瀑布飞渡、一泻千里，或如珠落玉盘、温婉俊逸”。他因书风“放处不凝滞，收处不佻靡，密处势荡气摩，疏处空灵可人”而在书坛独树一帜，令人景仰。

卫老一生命运坎坷，但他自幼习书，从不间断。他终身潜心艺术，钻研不止，是书法界公认的“老黄牛”。他新中国成立前奔走于多个省市的多所高校，从事国学、中文教育及书法教研，1954 年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因其在庄子、鲁迅研究领域的全国闻名，在书法理论研究、创作实践方面的引人注目，成为西安文化艺术界的翘楚。但是，好景不长。他于 1958 年不幸遭受牢狱之灾、劳改之苦。然而，无论身处何地，他都设法练习书法，返乡劳改期间，其作品也广为流传。

1979 年，年已七旬的卫俊秀重返教坛，回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听到这个喜讯，贾绍俭立马带上糖果等营养品登门看望。老艺术家虽很贫困，但不收礼。

第二次登门，贾绍俭以正常行价来收藏卫老的书法作品。四尺整张，时价每幅九十元。为何不是一百元呢？只因卫老认为：艺无圆满，自知不足，不可满百！贾绍俭却认为卫老的作品相当“值价”，就选了两幅字，递上二百元。卫老从不占人便宜，刻意要退二十元。贾绍俭据理力争，坚决不接。你伸手过来，我推挡过去，不一会儿，两人就十分激烈地“动手”了：卫老硬朝贾绍俭的口袋里塞，贾绍俭又给卫老装进口袋。争抢了几分钟，卫老自知“打斗”不过这个年轻人，只好进了里屋，拿出两幅字来，用于讲和。

可是，走出卫老家门，贾绍俭心里不安，感觉自己占了便宜，便又掏出一把钱来。卫老一看，二话没说，转身进屋。贾绍俭以为自己的言行得罪了卫老，既不好离开，又不便进门解释，呆呆地站在门外，不知所措。

卫老很快出来，递给他两幅字，一脸严肃地指出：“好了，你别再掏钱了！”接着，卫老笑嘻嘻地告诉他：“有感于你对我的尊重，对艺术的虔诚，这是我发给你的奖品！”

书画界和收藏圈，名人消息传播很快。几天工夫，卫老给小贾发奖的故事，就在西安不胫而走。

1980 年，卫老受邀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亚洲民族馆题写了“神游古国”榜书。这件事的国内外传播报道，让老人家一下子名震四方，作品身价猛翻数十倍。

有人得知贾绍俭手头有多幅卫老作品，就以高价商谈购买，贾绍俭坚定地回答：对于这个级别的艺术珍品，我只收藏，不出售，再高的价钱，也是免谈！

这话传开，贾绍俭被收藏界称为奇人，“封王画馆”因而更受名人热捧。

这事传到卫老家中，他当下写出一幅新作，并哈哈大笑着爽朗赞叹：“这种有鉴赏能力，有艺术情怀的收藏家，值得奖励！”

如是 Beyond

束龙

对于 Beyond，我顶多算一个歌迷，连铁粉的资格都不具备。年少时，听 Beyond 纯属一种形式主义的行为，三十多年间，悄然地让经历与折磨把这种行为变成了一种意识，虽谈不上是润物无声，但情感的流淌一直相伴。无论是悲伤、犹豫、喜悦、憧憬，都能在旋律的撩拨下，沉寂在忘却时空的徜徉之中。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共鸣。我不敢确定，听 Beyond 的人都能生出共鸣，但当 60 后与 00 后共唱一曲《海阔天空》的场景不时出现，起码会让人生出价值这个概念。与魔岩三杰的小众与高束相比，Beyond 是接地和亲和的。这种接地并没有使专业的显现淡化，相反因为亲和而使得受众变成普遍的大众化，能够跨越至少四十个岁月的时空，能够消除几代人对于音乐认知的代沟，这就是 Beyond 的价值，是 Beyond 对于音乐所贡献的价值。无论与商业有无关系，有价值的艺术，必然都会顶着一圈金灿灿的光环，来体现价值，什么耳熟能详，什么争相传唱，也会在依附在价值的周围，就如同清末京城谚语；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那是京班大戏，西皮二黄，是有价值的。

对于 Beyond 而言，价值也许并不仅仅存在于此。作品的经典，艺术的追求，音乐的理念等等。诚然，这些我都不懂。唯一了解的就是不易与坚守。今天，对于铁粉们而言几乎每一首 Beyond 的原创作品无不被奉为经典，于我而言经典的恰恰是这份坚守，坚守的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一种执着。而坚守者，坚守着不易，不移，不已。对于 Beyond 而言，除了音乐，除了作品，再无其它。作品即是世界，即是生命，即是唯一。这就是价值，是贡献给成功的价值。梅先生说过：大凡能成角儿，无非是除了唱戏啥也不想干，啥也干不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也许，黄家驹本身就是 Beyond 的价值。他的经历执着坚守不易，推动了 Beyond 走向成熟高峰辉煌，直至价值的顶峰。三十一年的人生，生前辉煌，身后辉煌。想起一位名家谈到李少春大师的英年早逝，说他就是到这个世上唱戏来的，他唱完了他的戏，他就走了。基于此，对于 Beyond 的没落，也许京剧名角儿挑班儿一样，角儿没了，戏班儿就不在了。

如是 Beyond，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许还有一缕文化精神。现象，可以感受，精神需要感知。

安康散文简史

卢云龙

吴真强的文笔简洁，轻灵，诚挚，富有哲思；用词遣句生动、传神、准确、达意，相当精练，而这正是写好散文诗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翻开这本书，满目尽是优美动情的句子：“思维的双桨驱动着记忆之舟在往事之河悠悠轻泛。”“群山苍茫着潮湿的斜阳，崖畔结籽的草，正回味着五月多梦的心事。”“贫瘠的山地容易生长最缠绵的爱情。”其实，把《桃花雨》称之为“爱情宣言书”也未尝不可。自古迄今，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假如没有爱情，犹如大地没有绿色、阳光和鲜花，这个世界真不堪设想。吴真强笔下的爱情，是那样的纯、那样的甜、那样的美；又是那样的苦涩、那样的凄婉、那样的圣洁。他的感情体验也是人类千百年来所共有的精神感受，因而是那样的荡气回肠。

从本书看，作者有可能经历了一场发自肺腑的恋爱，然而失恋了。“我回来了，风尘仆仆，行色匆匆。”“你却已出嫁了。听说你是在阵阵吹天吹地的唢呐声中，被迎过月河长长的木板桥，被迎进对岸那篱笆小院。”“……我归来了，这红纱巾、绿裙子送给谁？一任泪水在我的屋檐下点点滴滴。”欣喜的是，作品中的“他”并没有在爱的挫折面前丧志，彷徨过后，“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生苦短聚散无常，就让沉甸甸的往事在挥手之间化作一抹轻烟，还我一片蔚蓝的晴空和潇洒的步履。”“让枯黄，落去；让新绿，勃发；让忧思如烟飘散；让所有曾经绝望的重新希望，心灵会由此而豁达，灵魂会由此而挺拔！”

他在爱情的磨难中成熟了，奋起了。我们从他的集子里，看到了一种人格力量。“为能在真实的土地上努力完美一个做人的姿势”，他“贪婪地采摘着知识和智慧的种子，又默默地挥洒着汗水，不停地垦拓着荒芜地带，希望未来生长出一派秀丽的风景。”马建勋在“序”中最后写道：“正因为人生的风雨历程，命运才赋予吴真强以一颗诗人的心灵，一双诗人的眼睛，一支流华的诗笔。这个集子，文字不多，分量却重。它比起那些矫情之作、低俗之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2006 年笔者在其所著《往事不落叶》的“自序”里曾写道：“早先揭竿而起地闹文学，今回首，当年不免出于冒牌的热情。热情不知何处去，文坛依旧笑春风。惭愧的终于不是文学，而是做文学的人。我庆幸自己，这么多年来，总有一种力量常常让我勇往直前——这就是文学。”这里，笔者绝非指责任何人的“冒牌热情”。人生纵有千条路，各人走向都不同。只是遗憾感叹而已。对于吴真强而言，“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作《桃花雨》长久摇曳在安康文坛上。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安康诗坛上，有这么一位诗人像流星一般在天空上划过，尽管他已沉寂 20 多年了，但划过的印痕依然清晰可见，且留有“案底”。一本薄薄的只有百十页码的且是内部出版的小册子《送你一朵玫瑰》，却长久地盛开在安康文坛上。

这是一位农民，名叫赵永程，乳名成子，但有一个好听的笔名叫梦阳。1964 年出生在安康东坝，1987 年写诗并发表处女作，1990 年为《黄河魂》诗刊特约编辑，先后在五十余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诗、评论文章。进入 21 世纪后，“认为诗是意识形态与情感历程中的一次次走险或尝试”，故而不再“尝试”了，开始痴迷于收藏中国艺术品，如瓷器、字画、拓片、雕塑及布票等，且大有收获，并有收藏类文章发表。安康知名诗人吴大康在其代序《精神的光芒》中坦然写道：“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在安康诗坛，永程不应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光点。比起那些自诩的诗人们来说，他更有档次，因而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他坚韧而挺拔，比一切男人更男性，从未操过娘娘腔，好像没有对谁低过头（除了母亲）。他写诗，诗意飞扬，艰苦卓绝地构建，字与字的咬合，词与词的交配。他把诗写得像爱情一样精彩，像高潮一样迭起，让每一个句子度过难眠的新婚之夜。”

自然，吴大康所评价赵永程的诗中包括了他的散文诗。笔者认为，赵永程更是以全新的视角写人，写物，写事件，写过程，写感悟。他的散文诗诗句简洁耐读，从容地反思人生，质问灵魂，放飞梦想，流泻情思。《相信蝉声》这篇不足 200 字的精致短章，以平和的心态在生存的瞬间，省悟生命，渴望河流、音乐和并不陌生的提琴，这纯粹的古朴诗句，一如渴望和占有整个秋天的真实。“正是秋天。坐在树林里一块凉意的石头上感受蝉声，阳光哗哗地泻下来，一切熟透的果子晃荡着，如我正在孕育的诗歌。/而此刻，我是如此焦灼地渴望你的声音，像渴望河流、音乐和那把并不陌生的提琴。/道路不选择脚步。那些发生在春天的往事，都融进无际的云里雾里了。/风擦肩而来。/只有蝉很清晰地叫着：知了，知了！”《放舟》又是另一番情调。“漂泊于时光之上，就这么无忧无虑顺水而下，除了水波，前面一片苍茫。”“我们喝大海碗烈酒，我们谈老婆孩子——我们放舟，在故乡的天空下，像游鱼一样，寻找生命的矿源吮吸。”《青春集》五章正是作者的自画像，这番洒脱自在也印证了他的气质与个性。“没有比春天更长的路，也没有比春天更短的路。/在我青春的行程中，我没有留意那些对我媚笑的花朵，更没有触及报春的灵鸟。/我的爱，就是在漫长的幸福而又痛苦的寂寞中，与诗结下了姻缘。/而一支笔的倾诉，记载了我青春的留言。”

而就在笔者完成了赵永程的这段文字时，又在 2022 年 1 月 14 日的《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上看到了他写的诗评《在意象堆积的地方我看见了杨麟》，原来是对安康诗人杨麟新出版的诗集《白露暖秋》所写的评论，依然是散文诗的笔法。

在安康为数不多的专业散文诗创作者中，一位叫胡黎明的已步入中年人行列，他坚守了 20 年。他 1977 年出生在白河的一个小山村，安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后来又调到中学任教。现在白河县文广旅游局工作。曾出版过散文诗集《一路有你》《快乐的活着》《诗意的乡土》，有五十余篇章散文诗、散文、诗歌在全国各类征文中获奖，百余篇散文诗在《诗选刊》《散文诗》《安康日报》等报刊发表，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

如果说《一路有你》《快乐的活着》是胡黎明二十多岁、三十来岁充满稚嫩的诗意与朝气而书写的青春岁月的人生感悟和故乡情怀，那么，走向成熟的他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撷取一朵朵诗与想的浪花，就像把一粒粒种子撒在春天里，然后不停地倾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终有了自己人生的好收成《诗意的乡土》（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8 月版）。

翻开这部近 20 万字的散文诗集《诗意的乡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无论是白河的水还是汉江的水，不一样的柔美与博大，也各有各的朴素与精深。这无形、无色的水，在作者笔下却飞溅出七彩的颜色。当“太极城的夜，月光如一摊浅水，倒映着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谁从这里远走，谁留下这座城市，寂寞的黑。/像一幅泼墨过重的水彩，应该吸收更多的阳光。”（见《汉江拾韵》）泼墨过重的水彩，给人一种沉重压抑的感觉，作者用他独特的视角关注着一座城市的变迁，更发出一声声直击心灵的拷问：谁从这里远走，谁留下了这座城市。一个诗人，只有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观照心灵，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也才能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这个社会。没有责任感的作者，不可能写出让读者发出共鸣和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汉江有源，我们有根。/汉水的儿子，源头活水是幸福的根。/我坚信，幸福是人注定的，是属于勇敢者的。/做勇敢的人，要像巴山深处的树，勇于向上探寻阳光和真理；要像鹰，每一次俯冲、盘旋，都能激发生命的潜能。”（见《汉江随想》）。汉江一路流淌亦有源，我们终生拼搏也有根，一个人就像一滴水，在碰撞中前进，阅尽两岸美景，骨子里的勇敢，也才能转化为水滴石穿的生命意志。乡村是我们的襁褓，是我们一生无法忘怀的牵挂。“往事很早。小村被雄鸡唤醒，看母亲在一盏油下缝补我们的辛酸生活。/盘中的野菜，脚底的布鞋，越冬的棉袄，一双结满老茧的手，值得儿女们一生铭记。/想起农忙，母亲的镰刀就开始歌唱。/歌唱饱满的麦粒，歌唱硕大的玉米，歌唱踏着晚霞归来的牛羊，歌唱孩子们成长的岁月。”（见《乡村生活》）。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它教会了我们一切，母亲、缝补、野菜、老茧，一串词语像朴素的珍珠，镶嵌在作者的行文之间，只有真诚的爱，才能让镰刀歌唱，麦粒与玉米，暗示着诗人在苦难的生活磨砺之下，有了不错的收获。“它们传说中的故事，像一粒种子撒在春天里。/只要有合适的阳光和雨水，就能闪亮一方大地。”（见《观音山，春的邂逅》）。

（连载三十七）